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九回 冷公子初試魔人符 蛋和尚二盜袁公法

道法緣法各一宗，白雲洞裏最神通。 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話說蛋子和尚在雲夢山下草棚中棲身，專等五月端午日霧氣開時，便去白雲洞中盜法。此時已是四月初旬，算來端午只有一個月了，心下十分焦燥。雖然求法的念頭甚誠，還在半信半疑，恐怕那僧伴所言，道聽途說，未知是真是假。若是假時，這霧氣那裏來的？時常跑在山嶺上打個探望，只見茫茫蕩蕩的一片白，正不知中間是怎樣光景。

一日，吃飽了飯，又買些酒來，吃個半醉，說道：「聞得醉飽之人，霧氣傷他不得。我頭頂著天，腳踏著地，怕什麼袁公袁婆，等什麼端午端六？只管問他要這天書罷了。」乘著酒興，冒霧而行，約進去還沒有一里，那霧氣漸濃，眼也開不得了。只得轉身出來，方知僧言不謬。

守到端午日，看看巳牌時分，霧氣漸開。交了午時，天氣清爽。蛋子和尚道：「慚愧！果有此話。今日被我守著了。」腳穿一雙把滑的多耳麻鞋，手提一根檀木棍兒，抖擻精神，飛也似的一般奔去。行過二三里路，高高低低，都是亂山深澤，草木蒙茸，不辨路徑，只中間一線兒，略覺平穩，似曾經走破的。依著這路行去，約莫十里之程，果然有個石橋，跨在闊澗之上，足有三丈多長，祇一尺多闊，橋下波濤洶湧，亂石縱橫，如刀槍擺列。蛋子和尚初時看見，未免駭然。一念想著，既到此間，如何生退避心，死生有命，怕他怎的。把眼睛只看著前面，大著膽索性走去，不覺竟一溜煙的走過了。那邊便是石洞，洞口上面鐫白雲洞三字。進得洞時，好大一片田地，別是天日。但見：

平原坦坦，古木森森。奇花異草，四時不謝長春。珍果名蔬，終歲不栽自足。楚王遊獵，馳騁未經。司馬辭章，形容不到。避秦假使居斯地，縱有漁郎難問津。

蛋子和尚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，行到前去，見一座大石峰，峰下供著一個白玉爐，瑩潔可愛。蛋子和尚道：「且莫論天書法術，只這般景致，這般寶貝，都是世人夢想不到的。今日到此，也是宿緣有幸。」爬上峰頭，正待飽玩，忽聞得香氣撲鼻，剛說得一聲奇怪，早見爐中一縷香煙，已裊裊而起。蛋子和尚大驚道：「莫非午時過了，白猿神歸來也！」撲地的跳下峰頭，也不回顧。一心照著來路狠跑，連這根檀木棍兒忘失了。到得石橋邊，只見霏霏霏霏，霧氣漸生。這和尚著了忙，在橋上打個腳絆，險些兒落在下面去。且喜過了石橋，膽便壯了。放開腳步，十來里路須臾走到。方才回頭看時，一天濃霧，把洞門依舊遮藏。回到草棚中坐了一個多時辰，喘息方定，心中納悶道：「特地這遍辛苦，只看些景致，討不得一點兒消息，還不知這天書真個有也沒有。正是貪看天上中秋月，失卻盤中照夜珠。到那一個端午，整整的還有三百六十日，怎生樣捱得過？」又思想了一回道：「一遍生，再遍熟，再等一年，我也不看什麼景致了。一口氣跑到那白猿神的臥室，隨他藏得天書多多少少，滿擔的挑他出來，任我揀擇取用，卻不好。」從此，息心息意，做個長久之計。把這草棚兒，權當個家業。整月整日的四處去閒遊募化。

一日，行到一個地方處，名曰永州。其地有個石燕山，有個涪溪，都有些奇處。怎見得？其山堆滿的零星碎石，狀如燕子。若風雨時節遠遠望去，就像飛燕一般。人若走近，也撲在身上來，及拿到手中看時，卻還是一塊石頭。風息雨止，便不飛了。那涪溪石崖上，天然嵌下一塊鏡石，高一尺五寸，闊三尺，厚三尺，其色如漆，明澈異常。雖比不得秦時照膽鏡，把五臟六腑都照出來，卻也一根根鬚眉，朗然可數。蛋子和尚因愛這兩處古蹟，在永州多住些時。

一日，又到石崖邊去看時，卻不見了石鏡，單留下個窟窿。正當驚訝之際，只聽得山坡下鑿鈴聲響，一群人眾飛奔前來。蛋子和尚伏在一株大松樹旁，偷眼觀時，為首馬上的，是一位年少郎君，生得脣紅齒白，頭戴唐進士巾，身穿吳綾道袍，騎下一匹瓜黃馬兒，後面跟著十來個家人。那郎君下了馬，步到崖邊。看看這個窟窿，指天畫地，不知與家人說些甚麼。隨後四個莊戶，牽繩帶索的扛著一塊黑色大石頭來。蛋子和尚心下想道：「一定是這郎君取了那石鏡去了，把石頭照樣做一塊來嵌著哄人。」只見莊戶抬到崖邊，眾家人道：「趁這繩索方便，不要歇手。」眾人一齊上前助力。也有在上面牽的，也有在下面推的，也有將槓子幫襯的。不一時，將那塊石頭，弄到窟窿跟前，相著體勢，安頓停當。慢慢的扯起繩索，那石頭恰好嵌下。眾人發起一聲喊來。原來那塊黑色石頭，就是石鏡。

這郎君姓冷，是木處冷學士的公子，雖然生得標緻，為人刻薄。渾名叫做冷剝皮。有個田莊，只在這五里之內，叫做冷家莊。這冷公子一心愛那石鏡，驀地教人偷回莊上去。誰知此鏡有神，離了石崖，就如黑炭一般，全無半毫光彩。方才送還舊處，剛剛嵌入，明朗如故。蛋子和尚聽得眾人發喊，伸出頭來看時，冷公子早已看見。喝道：「兀那和尚！獨自一個在此探頭探腦，莫非是剪徑的毛賊麼？」蛋子和尚只得出身向前，打個問訊道：「貧僧稽首了，貧僧是泗州城人氏，發心要朝各郡名山。經遊貴地，不知貴人到來，失於迴避。」眾家人道：「這行腳僧無禮，見了大爺，頭也不磕個兒！」蛋子和尚卻待回言，到是冷公子說道：「出家人不須行禮，動問長老尊姓何名？到敝地幾時了？掛搭在於何處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在迎暉山迎暉寺出家，叫做蛋子和尚。到貴地雖然將及一月，並不曾落個寺院，只是風餐露宿。」冷公子便道：「難得有緣相遇。敝莊不遠，欲屈長老到彼素齋，是必勿拒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多承大檀越厚意。」當下冷公子上馬先行。吩咐兩個家人，跟隨長老，隨後慢來。

卻說兩個家人在路上對長老說道：「我大爺好的是道家，不信佛法。從不曾齋一個僧，佈施一文錢的。今日見了長老，便請莊上赴齋，是十分敬重，破格相待了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你家大爺姓甚？」家人道：「姓冷，百家姓上冷皆辛闕的冷字。家老爺在朝，官拜翰林院學士。止生下這一位公子，留在家中讀書。新近娶了個小主母在莊上，以此這幾日只在這莊上住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到莊前。蛋子和尚看時，果然好個冷家莊。但見：

門迎黃道，山接青龍，路列著幾樹槐陰，面對著一泓塘水，打麥場，平平石碾，正好蹴球。放牛坡，密密草鋪，又堪馳馬。層層精舍，似齊孟嘗養客之居。處處花臺，疑石太尉娛賓之館。定是宦家良別業，非同村戶小莊園。

蛋子和尚到得堂中，冷公子出來重新講禮看坐。問道：「長老出家幾年了？青春多少？不像有年紀的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虛度一十九個臘了。從幼出家的。」原來僧家不序齒，只序臘。冷公子道：「俗家端的姓甚？難道真個姓蛋不成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在佛門長大，並沒有個俗家相認。只這蛋子二字，姓也是他，名也是他。」冷公子道：「聞得命犯華蓋的，定要為僧為道，長老從小入空門，是十二分的硬命了。今年十九歲，是那月日生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是月內領進寺門的，說起來像是十一月的光景。日子時辰，都不曉得。」說罷只見一個家人出來問道：「素齋已完，擺設何處？」冷公子沉吟了一會，答應道：「擺在採蓮舫裏罷。」冷公子先起身道：「請長老到後園赴齋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多謝了。」冷公子道：「方才失問了，敢也用些葷酒麼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葷酒到不曾戒得。」冷公子笑道：「怪道長老這般雄壯，恁地時，小莊到也便當。」吩咐家人把些現成魚肉之類，煖一大壺好酒，一同素齋送去。又道：「在下有些俗事，不得相陪了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不消費心，少停拜謝。」

當下別了冷公子，隨著家人彎彎曲曲走到後園。這園中有個魚池，約莫數畝之大，正中三間小小亭子，仿著江南船樣，一順兒造進去的。亭子四圍，種些蓮花。此時是深秋天氣，雖沒花了，還有些敗葉橫斜水面。亭上有個匾額，寫「採蓮舫」三字，旁注採花馮拯題。池邊三間大敞廳，兩旁都是茂竹。廳前大石頭砌就一個玩月臺，臺下繫一隻渡船。家人請長老下了渡船，家人解了纜，把個單槳兒撐著。頃刻便到亭子邊，送和尚進那採蓮舫內，依先撐著渡船去了。蛋子和尚看時，果然與船舫無異，一間間都有照壁隔斷，都是開關得的。第一層是個小坐起；第二層又進深些，擺有桌椅等件，旁邊都是朱紅欄杆，掛下斑竹簾兒；第三層四圍暖窗中設小榻，分明是個臥室。蛋子和尚心裏暗想道：

「要請我吃齋，到處吃得，如何送我在水池中，敢是怕我走了去不領他的盛意麼？終不然，難道他不信佛法？怪我們僧家，

哄我到這絕路餓死不成？」正在徬徨之際，只見兩個家人，抬著食盒，擡了渡船，送到亭子中間，桌上擺著是一碗臘鵝，一碗臘肉，一碗豬蹄蹄兒，一碗鮮魚，一碗筍乾，和那香葷煮的一碗油炒豆腐，一碗青菜，一碗豆角，見是四葷四素。一大壺酒，一錫掇子白米飯。蛋子和尚叫聲起動，也不謙讓，恣意飲啖。眾人等他吃完，收拾過了，抹淨了桌子，卻待轉身。蛋子和尚問道：「你家大爺在那裏？貧僧作別了好去。」眾人道：「大爺還沒有主意，想是要留長老過夜哩。」說罷，眾人下船，又擡去了。蛋子和尚道：「留我過夜是甚麼意思？我且耐性住著，看恁地？」看看天晚，又是兩個家人，一個抱著一副鋪陳，一個拿著茶食點心之類，下了渡船到亭子上。一面擺著茶食，請師父用茶；一面擺設臥具，叫聲安置，他兩個又下船去了。蛋子和尚道：「且快樂睡他一夜，明日卻再理會。」

當夜無話，到得天明，兩個家人又來送湯送水，擺設早飯。整整齊齊的兩葷兩素。蛋子和尚吃罷，便道：「貧僧無功食祿，今日是必要去了。」家人道：「大爺還要與長老面會講些什麼說話，這幾日不得工夫，只叫我們好生款待長老，莫要怠慢，你且寬心住下幾時，怕他怎的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你大爺有甚話說，索性說個明白，我住在此也安穩。」家人道：「大爺肚裏的事，我們手下人怎曉得。長老莫非夜間怕冷靜，要個人作伴麼？若是要時，莫說別的，就要個婆娘也是容易。去年大爺養個全真道人，也在這個亭子上，講甚麼採陰補陽的法兒，每夜少不得婆娘相伴。大爺曾喚過了三四個娼妓陪伴他來，作成我們也鬼混了一個多月，如今往洛陽去了。約道今年又到，還不見來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從不曾破色戒，也不怕冷靜。只是一件，既承你大爺美意相留，就放在這園中間走閒走，散澹一時也好。」家人指著南邊敞廳道：「這廳後一帶樓房，就是娶的新姨住下，常有丫鬟們下樓採花，恐怕外人行走不便。」蛋子和尚聽得這話，便不開口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冷公子生長富貴之家，迷花戀酒之事，到也不在其內。只有一件不老成，好的是師巫邪術，四方薦來術士，無有不納。恰好這幾日前，鄰縣王樞密的公子薦一個人來，叫做鄆淨眼。自言眼睛能見神鬼，更有魘人之術，且是厲害。漢時有那巫蠱之事，刻成木人，手持木棍，埋於地下，夜間祀鬼咒詛，使木人往擊其人。唐時呂用之在高駢門下用事，專權亂政，將銅鑄就高駢一個小小身軀，眼耳俱用物蒙著，藏於篋中，埋於自己臥床之下，使他耳目昏亂，惟我所制。則今鄆淨眼之術，又自不同。要魘那人時，在僻靜處設立祭壇，供養神將，壇前畫一大圈，圈內放一個磁罈將那人姓名、籍貫、生年、生月、生日、生時，寫置放罈內，他在壇前書符念咒，攝其生魂。三日攝不來，到五日；五日攝不來，到七日。生魂來時，祇長一尺二寸，面貌與其人無異。若走進圈內，把令牌下攝入罈中，書符固封，埋之坎方，其人立死。有詩為證：

當年老耄說高駢，太子曾含巫蠱冤，
若使咒人人便死，誰人不握死生權。

這四句詩言人死生有命，就是魘魅之術弄得死時，也是本人命盡祿絕。俗語道得好，棺材頭邊，那有咒死鬼。然雖如此，又有一句話道：寧有屈死沒有冤生。若是那人福祿正旺，便遭個天雷也打不死他。若是庸常之輩，一般也有屈夭的，終不然陰間設立枉死城，為著甚麼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冷公子聞鄆淨眼有這家法術，急欲學他，但未曾試得真假何如。見這蛋子和尚是個遊僧，又不曾落個寺院，一心哄他到家裏，要將他試法。已問得他名字、籍貫了，只這生辰就單有年月卻沒有日時。便著人到鄆淨眼下處，請他到來商議此事。鄆淨眼道：「若沒有生辰，須得本人貼身衣服一件，及頭髮或爪甲也是一般。」冷公子道：「這卻容易。」便吩咐家人取匹新布做成衫兒送與那和尚，說道大爺恐怕長老身上不潔淨，教送這件布衫，換下舊的來漿洗。又喚個待詔與他淨頭，吩咐暗地收拾他剃下的頭髮來回話，莫拋失了。那和尚只認作好意，那知就裏。便家人也不曉得主人之意。當下家人哄得他脫下貼身布衫一件，又收拾得剃下一頭短髮獻與冷公子。冷公子不勝之喜，就同鄆淨眼到東邊一個收米的倉廳上，來如法擺設壇場，辦下些紙馬香燭之類。只留兩個極小的家人答應。將門扇兒下鎖，每日辦下三餐，家人們都在門口聲喚，安童開鎖接進，並不許進來窺看，真個雞犬不聞，甚是秘密。

卻說鄆淨眼巴不得魘死那和尚，顯他法師有靈，傳授與冷公子，得他一注大財，無不用心。當下取一幅黃紙，寫下奉法追取生魂一名蛋子和尚，泗州城人氏，迎暉山迎暉寺出家，今遊方到本處緣由。將他頭髮裏做一個包兒，又將他貼肉布衫書下許多追魂符在上面，總做一束放於淨罈之內。壇前將石灰畫個大圈，圈下安著淨罈一個。鄆淨眼一日行香三遍，夜間在壇前書符念咒，步罡踏鬥，每夜弄到二三更。到第三日這裏全無影響，那邊蛋子和尚已覺有些頭痛身熱。到第五日，看看病倒，臥身不起。鄆淨眼見圈子外微有黑氣往來，已知是遊魂蕩漾。次日叫冷公子問取和尚消息，得知臥病不起，越加用心，做張做智的施設。到第七日黃昏以後，那團黑氣往來甚頻，不住的在圈邊打旋。交至三更，果然聚成一尺二寸一個小和尚之形，或進或退，徘徊圈外。被鄆淨眼圓睜怪眼把令牌向案桌上狠擊一下，喝道：「值日天將，城隍土地！這時候不奉吾法旨，更待何時！」說猶未絕，那小和尚一滾滾進圈來，對著罈中便鑽下去。不鑽時猶可，一鑽下時，忽壇前起陣怪風，空中如霹靂之聲，罈兒迸開了七八塊。那鄆淨眼口吐鮮血，死於壇前。可憐做了一世的術士，到此未能害人，先害自己。有詩為證：

邪術有驗害他人，無驗之時損自身。
圈外遊魂仍不滅，壇前淨眼總非真。
法隨罈破兒童笑，咒與人空公子嗔。
萬事勸人休計較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
後人又有詩云：
毀人還自毀，咒人還自咒。
譬如逆風火，放著我先受。
咒詛神如靈，祈禱福且厚。
冥冥司命者，大權寧倒授。
願發平等心，相安庶無咎。

冷公子驚倒在地，半晌方才甦醒。兩個十來歲的安童，嚇得啼哭不止。當下冷公子慌忙自去開鎖，喚起家人收拾壇場屍首。到來朝買下棺木盛殮。一面寫書與王樞密公子，只說中惡身死。一面叫人打聽蛋子和尚，那和尚出了一身冷汗，病已好了。冷公子十分沒趣，雖然機關不曾漏洩，卻也無顏見他之面。封下二兩銀子，叫原服侍他的兩個家人打發他起身去。自己只推遠出不與相見。蛋子和尚只道見他有病不留他居住，卻不知借他試法，險些兒送了殘生。當下蛋子和尚接了銀子，千恩萬謝道：「多承佈施了。」他剃著光光潔潔的頭兒，貼肉又換了一件新布衫，歡歡喜喜離了冷家莊而行，依先四處遊方去了。

卻說王樞密公子接得冷家書信，打發回書，也免不得報與鄆家小知道。他家也有妻兒、女兒、親兒、眷兒聞得此信，即趕上一大隊過這冷家莊來，守著棺木哭哭啼啼。沒奈何他，自知事不正經，央個主文先生出來，處些殯葬之費與他，又把些盤纏銀兩送與眾人。內中有個出尖的奸猾老兒，與主文先生私講，得了些偏手於中，一力擔當攬掇，抬回棺木方才清淨，也費過百十兩銀子。冷公子一生刻薄，慣要算計別人，不道這一番做了折本的買賣。地方鄰里見是宦家，又是有名的剝皮公子，誰敢出頭開口，只是背地裏暗笑。正是大風吹倒梧桐樹，自有旁人說短長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蛋子和尚閒遊度日，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一個年頭。閒話休敘，看看自春而夏，又逢端陽，已是五月節氣。蛋子和尚一月前又轉到雲夢山下，將那草棚添蓋完好，依舊住下。預先備些素糧，自初一日起便不出去化緣，只在棚中打坐，養定精神。等到端午，早起紮縛傳當，一條搭膊，將布衫兒緊緊束著，穿一雙多耳麻鞋。約莫午時將到，冒著霧氣就走。走到洞邊，剛剛霧氣盡盡，蛋子和尚喜不自勝。這是第二回了，越發膽大，信步行去，早過了那三丈長一尺闊的不測橋樑。進得洞門，無心觀看景致，望著那

座供白玉爐的大石峰一直走去。原來石峰對處是個天生石屋，約有民房五六間之大，中間空空洞洞，並無鋪設。穿過石屋後面，又是個小小石洞。蛋子和尚進這洞內，想必是白猿神藏書之所矣，低著頭鑽進洞去。正是：

不思萬丈深潭計，怎得驪龍領下珠。